

格局与格调

◆ 张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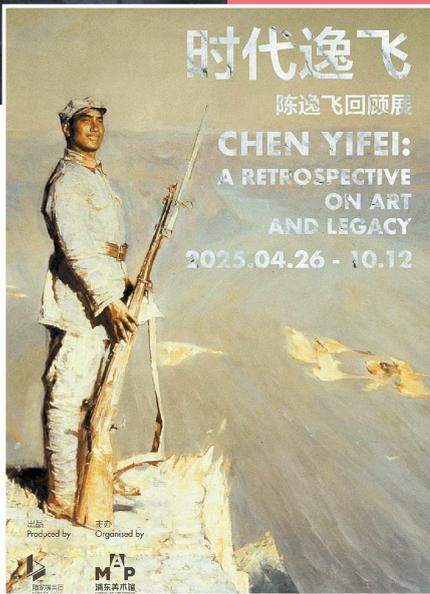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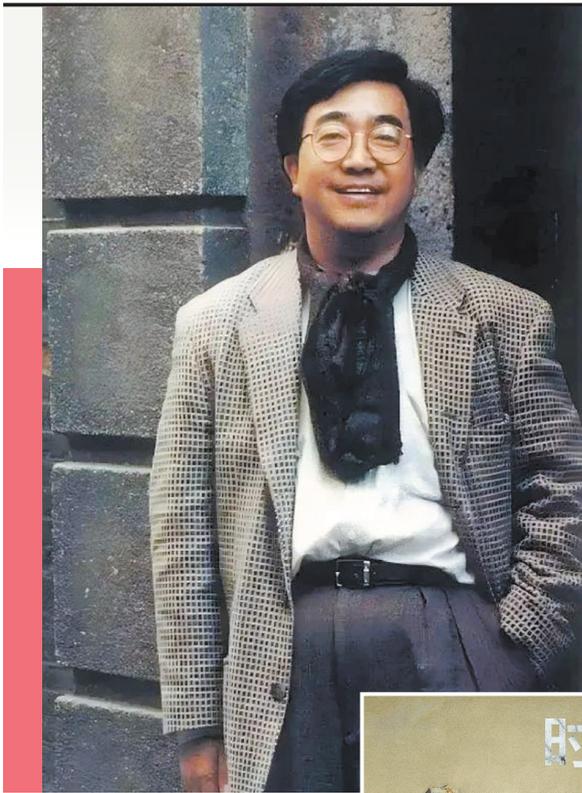
有艺术追求的年轻人的艺术商业展,他总会订一幅作品,作为对年轻艺术家的鼓励。

陈逸飞是个完美主义者,尤其在他精力充沛的盛年,对艺术品质的追求可以说无以复加。他生前几次与我聊天时都说,上海是个有格调的中西融合的伟大城市,我们的作品品相、品质一定要无懈可击,调性要高级,要时尚,要有都市趣味,让人眼睛一亮,与上海这座城市相匹配,不能够辱没了上海。因此,无论是他油画创作的早期红色题材、成熟期的水乡题材、音乐家题材、仕女题材、藏民题材、海上寻梦题材,还是他涉足的出版、设计、电影、公共艺术……他的作品或产品在视觉上往往让人过目难忘,有与众不同的调性。

记得他出版设计和旅行图书杂志时,无论是内容的设置、纸张的挑选、版面的构思,都可与西方同类顶级出版物相媲美,他当时也自豪地说:“钱没少花,但确实不输给外国人。”他担任艺术总监制作的公共艺术雕塑装置《日晷》,将传统日晷元素解构为现代网状钢结构,通透灵秀的形态与陆家嘴摩天楼群形成相映,品相精良,极具现代感。20多年过去了,今天经过杨高路、浦东大道交叉口的《日晷》,一点不觉得落伍过时,依然充满艺术的吸引力。《日晷》已成为上海标志性经典公共雕塑装置和大众长久的文化记忆。

即便是陈逸飞偶尔尝试画中国画,其格调也与当时诸多的传统中国画迥然不同。陈逸飞是为数不多的对国画非常感兴趣的油画家。艺评家林明杰说:陈逸飞对国画的慧根是出自他的心性。陈逸飞对自己的国画创作有过许多设想,他想画时尚的都市题材,也想到云南去写生创作。他的水墨画看上去就是一个绘画高手在游刃有余地挥洒,笔与笔之间一气呵成,形成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整体,将传统国画的笔墨逸趣和现代图式的时尚感相融。

在当今国画创作中,往往有一种偏颇的倾向,要么泥古不化,要么割断传统。而陈逸飞这个国画圈外的油画家却做到了两者兼顾并自然天成。我曾将陈逸飞的一幅水墨作品请上海中国画院院长、著名国画大师施大畏指教。这幅国画描绘了一对正在热舞中的都市中年男女,施大畏欣赏备至,说:“以前没怎么看到逸飞的国画,他以水墨的方法刻画人物也是那么精准传神,很摩登。”施大畏表示将此作拿回家再好好看看。过了几天,施大畏将作品送还,只见画面的空白处,施大畏兴致盎然地添画了一位正冷眼相对热舞中的摩登男女的陕西老农,令整幅作品充盈着特别的谐趣与反讽的意味。一西一中,两位绘画大家的此次合作无意间也为上海的艺术史留下了一段难忘的佳话。



我曾在一个大学的讲堂上问听课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改革开放40多年来哪些人可以成为上海的文化符号?为避免这些大学生的回复过于匆忙草率,我请他们回去先做个认真的研究调查。近百位大学生后来给出的书面答案,有七成将余秋雨、陈逸飞列入了名单的前两位。

也许,有的大学生之前对余秋雨、陈逸飞并不十分熟悉,但他们通过各种线上线下的认真研究调查,重新认识了余秋雨、陈逸飞,并在一个新的时代语境下对两位前辈给予了高度的认同。这充分地表明:真正的风云人物不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湮没无闻,是经得起岁月的淘洗的。

对文化历史人物的价值和影响力,不仅仅要看与他同时代的人怎么说,更要关注后人的评价。因此,上海浦东美术馆此次推出纪念陈逸飞逝世20周年的《时代逸飞:陈逸飞回顾展》的轰动性意义,也就远远超过了展事本身,这既是对过往的上海城市发展、上海人精神变革历程的深情回眸,也是对一个城市文脉轨迹的精彩梳理,更是对上海城市文化理想的延续。

对于视觉艺术家陈逸飞,各方专家已经从不同的维度进行了很好的解读和阐述。但仅仅从视觉艺术的视角来谈论陈逸飞是远远不够的。陈逸飞生逢其时,他的脱颖而出,成为今日之所谓上海的文化符号,既有时代机遇的馈赠,也离不开他过人的禀赋和独特的个性,但更重要的是终其一生所体现出的与这座城市相契合的格局和格调。

上海自开埠以来,其快速前行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就是这座城市与以往所有的中国城市所不同的国际视野和宏大格局。上海的成功者大多胸怀“雄心”或者说“野心”,过去说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虽略带贬义和调侃,但也道出了几分真情。陈逸飞早期生活在一个崇尚集体主义的特殊年代,但即便如此,上海城市文化特有的不守陈规、彰显个性、敢于犯险、追求卓越基因依然没有泯灭,只不过是另外一种更为隐蔽和曲折的方式延续了下来。陈逸飞生性“不安分”,在艺术上抱有远大理想。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想,才华横溢的陈逸飞,不甘人后,舍小求大,事事争先,24岁便担任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主任,26岁创作了《开路先锋》,此后又推出《黄河颂》《占领总统府》,青春洋溢,

两年前被邀去为一个科技公司出品的VR体验项目出谋划策,这个融合中国古代文明的作品过度强调体感刺激,一上来就要观众被“万箭穿心”或者“滚钉板”,我的第一个建议是,当观众第一次戴上VR眼镜,其实是被剥夺自身的五官五感的,此时,最需要一个逐渐适应新体感的过程,以及既然有了VR眼镜,那就应该让观众一上来就安全地看到平常看不到的地方或内容——例如,进入古墓内部慢慢观察。昨天,在看VR项目《封神前传》之际,一开场进入的就是妇好墓。

这部全名为《封神前传》:



VR大电影要来了?

《封神前传》开启VR体验进入叙事时代

◆ 朱光

一个女将军的殷商盛世》的作品,还有两个前缀,一个是“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国智慧·上海方案2025(AI+文旅)优秀案例’”;另一个是“VR大电影”。

熟悉VR领域的人知道,2016年就是VR体验的元年——当高新科技在寻找生活里的应用场景时逐渐发现其能与娱乐结合;关心文旅产业的人知道,自从《消失的法则》掀起了VR体验的热潮,最近两三年里全国运营的VR体验项目不低于100个。VR项目对物理空间的占地要求不高,其算法若足够强,那么带来的娱乐体验就会足够强,因而特别能够“因地制宜”地融入各类商业空间,故而成为文旅融合、科技加持的商业项目。

但是因为众人仿效的首个范例是《消失的法则》,以及大部分启动这类项目的公司背景是科技或者投资,所以大部分VR体验的“剧情”停留在“科教片”或者“真人RPG游戏实景版”。加之,VR眼镜等穿戴设备多少都是一种“负重”,故而时间一般不超过40分钟,也限制了长篇叙事。

因而,当以一个女将军妇好为

主观视角,在沉浸式游历殷商文化且感受到一位女性对一个时代的影响之际,《封神前传》就从“VR体验”升级到了“VR大电影”。

全片从一个参观者的视角先进入妇好墓,因为有了陵墓这个空间,故而“集齐”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和安阳殷墟博物馆四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很符合剧情。这里有首批禁止出境的中国考古博物馆“镇馆之宝”嵌绿松石象牙杯、中国国家博物馆“十大必看国宝”鸱尊,以及罕见的双饕餮食人头纹青铜钺、偶方彝、三联鬲等青铜器。观众可伸手触碰鸱首凌厉的线条,感受饕餮纹在掌心起伏,甚至能将头伸到司母辛鼎内,在内壁寻找三千年前的“妇好”的铭文。“辛”是妇好死后的庙号。全片结尾时,依然会回到这个墓地,历经此前近40分钟的与妇好的“感同身受”,会更感慨“以物证史”带来的中华文明探源之旅的意义。

有一位大女主的视角引领,会让很容易陷入“超时空”迷失的观众有了方向。

